



斬斷魔爪

江蘇人民出版社

內容介紹： 這本書裏有五篇通訊，具體地揭露了反革命分子如何鑽進工、礦企業和農業生產合作社，採取兩面派手段，進行各種破壞活動的罪行。這些文章能夠幫助我們進一步認識反革命分子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危害性，認識過渡時期階級鬥爭的尖銳性和複雜性；從而提高革命警惕，擦亮眼睛，學會識別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本領，積極投入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鬥爭。

斬 斷 魔 爪

孟 魁 等 著

*

江蘇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江 蘇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南 京 湖 南 路 七 號

新華書店江蘇分店發行 江蘇新華印刷廠

*

書號：寧0671

開本 787×1092 耗1/36 印張 17/18 字數 13,000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九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000

定價 一角

1061

54
(4)

目 次

人民捉住了偽裝的豺狼	嚴 九(1)
披着人皮的老虎	保 勤(8)
斬斷魔爪	孟 魁(12)
鑽進農業社的豺狼	戴國強、張 泉(20)
逃不過人民雪亮的眼睛	江海報編輯部(28)

人民捉住了偽裝的豺狼

嚴 九

有一天，戚墅堰機車車輛修理工廠黨委會裏，來了幾位陌生的公安人員。他們是無錫市公安局派來辦案的同志。辦什麼案件呢？祕書同志帶着猜測的神色翻閱着他們帶來的文件。文件上面寫着：張犯順清，解放前參加中統特務組織及其他反動組織，解放後，繼續與人民爲敵，組織了地下反共特務組織，策劃和擴大反革命活動……。

祕書同志對這件突然而來的事情還有些遲疑，他說：“我們廠裏雖有個張順清，但他有兩個名字，還叫張仁清……。”意思好像是說，別搞錯了。公安局的同志隨即拿出一張照片，照片上的人確確實實就是廠裏的那個張順清。

反革命分子張順清是一隻狡猾的豺狼，他已經混入工廠裏兩年多了，他不僅用卑鄙的兩面派手段打入了青年團，而且鑽進了共產黨，騙取了車

間治安保衛委員和三等治安保衛功臣的職務和稱號。

在一九五一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許多明顯的暴露的反革命分子被捕法辦了，反革命分子張順清也被依法逮捕。當時，他並沒有真正的向人民低頭認罪，而是以欺騙的手段把解放後他所進行的罪惡活動巧妙地隱瞞過去了，結果，無錫市人民法院判處他三年管制。張順清被管制以後，就在無錫市開了另“福新順記餅乾店”，想暫時用這塊招牌隱蔽一下自己。但那裏太露骨。他覺得需要一個更“安穩”的環境，在那裏將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底細，可以“自由”的進行反革命活動。這時，他從在戚墅堰機車車輛修理工廠做工的一個哥哥那裏，探聽到該廠要招收一批新工人，因此他就想出了一套改頭換面的詭計。

一九五二年夏天，反革命分子張順清把自己開設的餅乾店報歇了。隔了一段時間，他到公安派出所去說：“這裏找不到職業，我要回鄉生產去。”他要求把戶口遷回原籍武進縣北塘區濟寧鄉去。張順清領到遷移證以後，發現在遷移證上清清楚

楚地寫着“依法管制三年”的字樣，這又大傷腦筋起來，但他終於又想了一條詭計。原來他家住在農村，有個哥哥參了軍，家裏是軍屬。於是他回到鄉下後，就鑽了當時的農村戶口管理不嚴的空子，不向當地公安機關交出戶口遷移證，而以“失業工人”和“軍屬”的名義，堂而皇之的住下來了。過了十幾天，這個居心要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傢伙就跑到鄉政府，要求發給他戶口證明。當時，由於鄉村幹部的麻痹，一張新的戶口證明被他騙到手了，這上面寫着：“該同志是失業工人，歷史清白，家庭貧農成份，一個哥哥是志願軍……。”就這樣，張順清逃避了管制，他的改頭換面的陰謀詭計得逞了。

不久，張順清隨着戚墅堰機車車輛修理工廠招收的一批新工人出現在廠裏。他不再是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而搖身一變成爲一個“工人”了。他在生產上、工作上裝得非常“積極”，各種會議他都“積極”參加，並且“熱烈”發言，有時做了中夜班，他也能放棄休息，去參加會議。他在黨員或團員面前，不發牢騷，不講怨言；對羣衆“態度和氣”，

對老師傅“特別尊敬”。他還常常在工人們面前談他的“歷史”，回憶過去的“痛苦”，假惺惺地說：“解放前，國民黨抽壯丁，我挨了偽保長兩記耳光，然後逃到無錫，苦頭不知吃了多少。”又說：“共產黨來了才翻了身，家裏分到田，阿哥參軍去了還有代耕，我也做了工人階級。”他還表示“一定要好好學會技術，來報答共產黨和毛主席。”這樣，許多工人受了他的欺騙，看他技術進步很快，人又“老實”，都說他是個“好樣”的；團支部也把他當作積極分子培養，並於一九五三年九月讓這個狡猾的狐狸鑽進了團的組織。

披上青年團員外衣以後的張順清，裝得比以前更加“積極”了。車間裏推行流水作業法時，他“積極”寫稿子“推動”大家學習。廠裏號召增產節約時，他看到彈簧淬火油箱漏油，就向黨支部反映，並裝腔作勢地說：“這不是損失了國家財富嗎？而且容易出事故。”這樣，不久他就又騙取了團支部委員和監察通訊員的職務。這時，他感到已經獲得了黨的信任，於是便開始向我們的堡壘內部進攻了。他一次又一次打着入黨報告，並準備好了

一套偽造的歷史：一九四八年以前在無錫當學徒，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二年在家庭種田。這樣，支部在考慮他的入黨問題時，雖然按照了規定的手續，有介紹人，也經過了解和審查，並也經過支部大會討論過，但由於我們同志的麻痹，竟然沒有審查出他的問題，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被他混進我們黨內來了。

張順清鑽進黨內以後，又擔任了治安保衛委員兼小組長的職務，他時常向保衛科彙報假的和誇大的情況，騙取了黨對他進一步的信任，甚至曾派他審查黨員的歷史。同時，他又竊取了團的“優秀工作者”的稱號，今年七月在治安保衛委員中評功選模，他又被評為“三等功臣”（因為及時發覺才未正式公佈）。

這個披着人皮的豺狼張順清，表面假裝積極，暗地裏却一刻也沒有停止反革命的活動。他同在無錫一起組織地下反共特務組織的特務分子蔣士政等保持着密切的聯系，策劃各種陰謀破壞活動。在廠裏他積極拉攏一些立場不夠堅定的人，經常

祕密集會，企圖擴大他的反革命組織。他千方百計地破壞生產、挑撥離間，並進行寫反動標語等罪惡活動。有一次，車間裏一部大汽錘的零件壞了，時常漏氣，工人們都說要換一個新的零件，他陰謀乘此機會製造生產事故，堅持不要換；後來，由於大多數人的堅持終於換了，才避免了嚴重的質量事故。在糧食計劃供應時，他煽動工人和伙食團人員之間鬧不團結，說：“我們團結起來到人民法院去告他們……。”他並且公開地打擊黨員郭阿泉，說他沒有技術。青工陳俊義要求入團，他以支委的名義找來談話，用諷刺打擊的手段阻礙陳俊義的進步要求，說：“這個組織不參加，可以參加其他組織。”（指反動的特務組織）有一次，他在車間廁所內寫“中美合作萬歲”的反動標語，當場被一個工人看見了，他還神氣活現地爲自己的反革命罪行辯護。然而，這個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終究是見不得陽光的，他只要一出工廠特別到無錫和他的特務組織聯系時，他就要化裝巧扮起來，臉上戴上一副黑眼鏡，再加上一個白口罩，差不多全部面孔都要遮蓋起來。但是不管他如何狡猾，現在他



終於落入人民的法網。這說明假的到底是假的，反革命分子無論怎樣偽裝終久是要露出馬腳來的，問題就在於我們廣大人民要認真地擦亮眼睛。

披着人皮的老虎

保 勤

反革命分子路聘卿，原名路克珍，山東鳧山縣果莊村的惡霸地主。父親是偽鄉長，他是還鄉團的“手槍小隊長”。他父親殺害了我們的三個村幹部；路聘卿本人曾經賣過我們的一個村幹部的愛人和兩個小孩。羣衆恨透了他，當地一解放，羣衆就寫信給人民政府，要求政府懲辦這個壞傢伙。

哪知解放後，這個滿身罪惡的反革命分子，却搖身一變成了“工人”。從一九五〇年十月到一九五四年六月被逮捕時爲止，他一直隱藏在徐州蘇紡廠和寶興麵粉廠內。這個反革命分子怎樣混進我們的工廠裏來的呢？原來是這樣：當一九四八年我解放大軍解放濟寧的前夕，路克珍和他的父親，便逃到徐州市南關拉起馬車來了。一九五〇年十月，乘蘇紡廠招收工人的機會，把籍貫改爲濟寧張橋，名字改成路聘卿，鑽到廠裏來做臨時工。進了工廠以後，他裝得老老實實，工作很“積極”；

燒水、打茶等等的事情都做得很及時。幾個月以後，他東找保，西託人，企圖轉爲正式工人，長期潛伏。那時，這個廠裏的人事審查制度還不嚴格，他拿了一封私人寫的介紹信，再由廠裏的一位事務長和領導上談了話，這樣，他就變成一個正式“工人”了。一九五二年蘇紡廠撤銷，有二十多個工人轉到寶興麵粉廠，其中就有路聘卿。進廠以後登記勞保卡片的時候，他又把籍貫改爲“世居徐州”，住新發街×××號。廠的領導上向新來的工人徵求工作上的意見的時候，路聘卿故意裝腔作勢的說：“能進這樣機械化生產的大廠子，心裏就很滿意了，叫幹什麼就幹什麼。”領導上分配他推麥車，他很樂意的接受了。這一些，都促使廠的領導對路聘卿的印象不壞，看他年輕力壯，打算叫他先推麥車，以後再逐步學技術。階級鬥爭是很尖銳和複雜的，再加上我們的麻痹，就使得這個反革命分子路聘卿鑽進來，並且長期隱藏住了。

路聘卿轉爲正式工人以後，一方面在工作上裝得很“積極”，另一方面，尋找一切空隙，施展種種卑劣手段，利用誣告、煽動和在生產上製造事故

等，進行破壞。一九五三年，他指使另一個反革命分子蕭耀先，先後向中共徐州市委和人民檢察署寫密信誣告×××廠長包庇反革命分子李炳耀（當時李炳耀已被管制）。但是暗地裏又指使蕭耀先拉攏李炳耀進行反革命活動。在寶興麵粉廠的時候，他拉攏了一部分常鬧思想問題的人出去吃喝，挑撥別人對黨不滿，並且計劃着怎樣分別地對付那些向黨支部和人事科回報情況的人。他說：“看誰好回報情況，到小組裏起勁掘”（意思是起勁打擊回報情況的人）。一九五三年取消年終雙薪的時候，少數工人思想不通，他就乘機挑撥工人對政府不滿。在討論會上故意譏諷地說：“現在拿這些錢，還不虧了共產黨嗎？”他這樣說的目的，就是煽動個別思想落後的工人對黨發牢騷。

最惡毒的，是他想製造沙粉事故。根據各地小麥含粉粒子的不同情況，規定東路三成，西路七成滲起來磨，不然麵粉裏會有沙末子，沒法吃用。路聘卿假裝積極，要求自己來推東路小麥。他故意推得快，西路小麥推到七斗，他也推到七斗，這樣就把三、七對，變成七、七對了。幸而被過磅人員

及時發現了，才避免了大批麵粉變成沙粉的危險。

反革命分子路聘卿腳根站穩以後，又策劃着搞反革命叛亂活動。一九五三年秋天，他和地主出身、幹過僞保丁、隱藏在磚瓦廠的反革命分子蕭耀先，每逢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總要找一個隱蔽的地方相會，陰謀如何去搞反革命勾當。

一九五四年一月，路聘卿指使蕭耀先請假回家“聯絡人”。蕭耀先把當地的惡霸地主、僞鄉長都拜訪了一遍，開列了一個十多人的名單，交給了路聘卿。他們策劃着組織反動武裝，用借電話用的辦法，先襲擊黃山派出所，把寶興麵粉廠和磚瓦窯廠的幹部“幹掉”，然後回山東去“打游擊”。他們並計劃着到山東去佔領一個山，襲擊我們的兩個區公所，再把鐵路破壞。

可是，反革命分子路聘卿的惡毒算盤，絲毫沒有得逞，也永遠不能得逞。在廣大羣衆提高了政治警惕、擦亮了眼睛，積極協助公安部門作了仔細地偵察以後，他們的這個苦心籌劃的罪惡陰謀便徹底破產了，路聘卿這個披着人皮的老虎，也終於沒有逃得脫國法的最嚴厲的制裁。

斬斷魔爪

孟 魁

從一九三八年到抗戰勝利的八年中，在日本鬼子統治下的河南六河溝煤礦，成了一座人間地獄。當時，殘害、壓榨工人的，除了殘酷成性的日本鬼子外，還有那些祖國的叛徒、漢奸劊子手們；其中有一個被工人恨之入骨的大漢奸，那就是外號叫做“王閻王”的王志忠。

王志忠原名王振邦，從十五歲起，就在黑龍江的一個日本學校唸書。“七七”事變以後，他在日本侵略軍隊中當翻譯，後來又跟日本侵略軍的池田部隊到了六河溝煤礦，仗着他對日本侵略者的忠心，幹上了六河溝煤礦警察署警務系主任、煤師兼日本侵略者情報機關的翻譯。

在這期間，他親手殺害過無數工人。有一次，一個叫李四的工人因推車掉了道，當場就被他打得不能動，抬回去不幾天就死了！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九日，我地下黨員李克保同志，被王志忠捕去給

日寇槍殺在煤礦附近的漳河橋邊。李克保同志的死是淒慘的：他們先放狼狗把李克保同志咬得血肉模糊，又在身上穿了幾刺刀，並砍下了他的胳膊，然後才把他打死……。王志忠的兇狠殘暴，在六河溝是盡人皆知的，他對自己的血腥罪行曾經這樣誇耀過：“在六河溝，光槐木棍子就打斷了三十多根！”從這句話裏，我們就可看出他欠下了人民多少血債！

日寇投降的消息傳來後，王志忠知道工人們是不會輕易放過他的，便連夜帶着他的老婆逃到賈汪，改了名字隱藏下來。

解放以後，賈汪煤礦職工開始重新登記，當時王志忠看時機已到，便找關係混進了夏橋礦。從這時起，他爲了騙取信任，給長期進行反革命活動打好基礎，便有計劃、有步驟地施展開了兩面派的手法。

首先，他向黨組織和黨、團員們靠攏，表面裝出一副非常親近的樣子，有空就拉黨、團員們下館子，從生活上來接近。他經常很晚才上井，每天都

在井下等着把當天的工作面開採情況、工資給付情況等記下來，第二天向領導上回報；另外，在日常工作中，他也處處裝得比別人“積極”。有一次，工作面裏出了水，他搶先跑了進去。表面現象把同志們蒙混住了，誰都說他工作積極、肯吃苦，領導上也就把他看成是一個“好幹部”了。

他知道：要把過去的罪惡歷史隱瞞起來，光這樣還是不夠的，因此，他又指使他的老婆王秀英從街道上設法打入黨內，以便混淆耳目，使別人難辨真假。

剛解放不久，一般羣衆覺悟還不高，王秀英就利用這個機會偽裝積極，在街道上參加各項社會活動，因而也騙取了領導和羣衆的信任，一九五〇年，竟被她混進黨內，同時，還被她竊取了賈汪勞工街街道主任、賈汪礦區婦聯委員、銅山縣婦聯執行委員、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等職務。這樣一來，王秀英便成了王志忠的“護身符”。這個陰謀果然生效，不久以後，王志忠竟然也被接收入黨了。

在他入黨時，羣衆對他的歷史問題，也曾提出